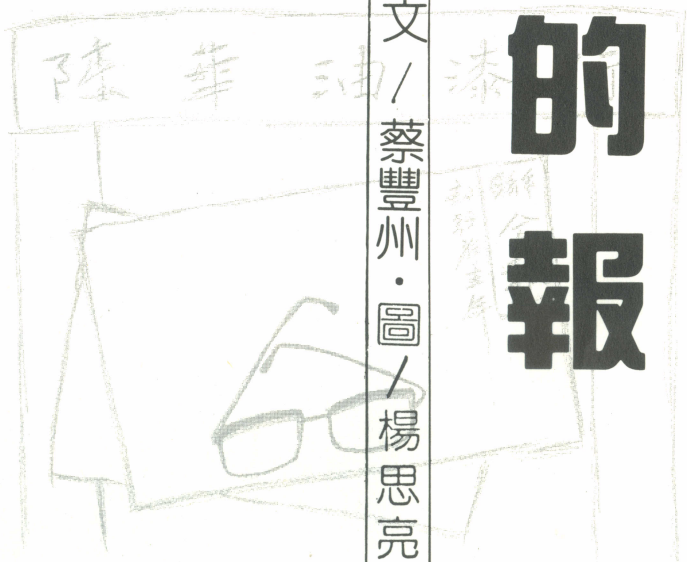


老陳的報

◎文／蔡豐州·圖／楊思亮◎



「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……。」

熟悉得令人窒息的上課鐘響了。想是以○○女中為中心的社區，正蔓延起一種純樸而可怕的習慣，老陳這家油漆店自然也不例外——開店，但不適宜開張。

神龕似暗壓壓的店面，漾著二甲苯濃烈的味道，這裏不賣酒，祇規規矩矩地擺設，虹牌、得利、南寶815，應有盡有，「嗯，不錯。」老陳望著耀眼燦然的圓暉，不禁讚嘖——「好天氣。」

把地板打掃乾淨之後，老陳一如往昔，在紅磚道上打太極拳，活動活動筋骨。當然，和左鄰右舍話家常是免不了的，「溜鳥、跑步也是有的。祇不過，公園太遠，蠻不方便的。」老陳對一個做問卷調查的大學生這麼說。

老年人總是懂得享受清靜，尤其在早晨。打開收音機。嚙嚙地呷口豆奶、油條，老陳隨手拿起早報讀將起來——

△台南訊V×X人壽爲回饋社會、鼓勵清寒優秀學生，於四月一日頒發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，每名壹仟元整，金筆一對，獎狀一紙……

讀著讀著，老陳油然想起此刻在台北唸大學的兒子。「一個多月了，也不會寫封信回家。唉，再忙，打通電話也可以啊！」拉開抽屜，執起一疊幾個月來匯款的單據，「錢也不知道夠不夠用？」，生鮮的數字辭縷詳盡得可怕，躍然紙上。「儘管跟你說長途電話貴，不常常打電話回來。可是……」

「頭家，這一加侖多少錢？頭家——」頓時老陳恍若吃了顆定心丸，猛然驚覺，「哦，來了。」

匆匆起身，單據掉了一地。

「虹牌塑膠漆，平光的。嗯，……無安奈，算你三佰塊就好。」老陳戴起老花眼鏡道。

「什麼？！騙肖仔，別問兩佰伍拾而已，你要騙誰呀！賺錢也要有程度。」人客嘴角一抿、鼻翅一掀，忿忿地說。

「沒那種事，講得和真的同款。阮本錢也纔這樣而已，一點行情離無？假如有那種價錢，我跟你買。」

「幹！平常時，我都是在阿猴那兒買的，若不是順路，我今仔日也不會到你這裏買。儂那裏有用欠賬的，不必付現金咧。無這樣啦！275，對半，要賣否？」

「好啦，275就275，欺負我這外省罈無膏？」老陳沈吟半天後道……

「多謝，三不五時再來交觀。」

目送陌生的身影沒入熟悉的街頭，老陳的心隱隱作痛。心恢意冷的不祇是生意不好作，而是對人世的蒼茫有點近乎絕望。當人年邁以後，理想逐一實現、破滅殆盡後，剩下的往往是沈默，尤其是一張椅、一根煙的歲月。

踩著沈默蹣跚的步伐回到桌旁，一端坐，低下頭，老陳這才警覺那些單據被踏得七零八落。正待俯身拾起，突然一陣暈眩，老陳硬生生跌到地上，痛的他腦漿欲迸。沒有人攙扶他一把，老陳忽然覺得兒子如果在身邊該有多好，童年的天真、求學的認真，如今無一不歷歷在目。

一絲溫暖緩緩染遍他那佝僂的身軀，想著想著，在那佈滿老人斑的臉龐，漾起滿足卻鼻酸的微笑。「我的兒啊！……」一滴清淚在陋室裏閃閃發光，僅有的一滴希望與滄桑。

老陳就這般在地上冥想著，爬不爬得起來、有沒有生命危險，對他而言，已經不重要了。在他心目中，兒子是他的唯一，他要用盡全力去想、去盼，直到收報費的發現他氣絕之後。